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7.010

余泓波、吴心喆：“当民主遭遇民意：台湾民众的民主观念分析——以民主价值和民主理解为核心的概念探讨”，《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7期，第87-95页。

YU Hongbo, WU Hsinche, “When Democracy Meets Public Opinion: People’s Democratic Value in Taiwan—An Analysis of Conceptions of Democratic Value and Understanding”, *Pacific Journal*, Vol.25, No.7, 2017, pp.87-95.

当民主遭遇民意：台湾民众的 民主观念分析

——以民主价值和民主理解为核心的概念探讨

余泓波¹ 吴心喆¹

(1.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基于我国台湾地区2010年与2014年的两波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台湾民众对民主价值内部各个维度的认同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但总体上已具有稳定的民主信念。而在民主含义的理解上，程序式民主相对于实质式民主，并不具备认知优势和群众基础。从民主观念的内在结构上看，有近七成的台湾民众从内在价值上认同民主原则，而在民主理解上却强调治理绩效与社会平等。也就是说：信奉民主原则并不必然地拒绝能带来实质治理品质的民主制度，如果以所谓“民主原则”和“最大民意”来掩盖治理能力的不足，甚至以民意之名，行损害民众利益之实，则注定无法被台湾社会的大多数民众所接受。

关键词：民主观念；民主价值；民主理解；台湾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17)07-0087-09

如何对民主的意义进行甄别？依照萨托利^①的观点，这一问题应注意描述意义与规范意义的关系，单纯强调其一，都无益于弄清何为民主。民主是在对“民主应该是什么”的理想追求与“民主实际是什么”的现实省思中逐渐清晰的。简而言之，民主政治被视为是解决人民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案^②，人民的意志在民主

政体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因而，在对民主进行分析的研究中，关于大众民主观念的研究从文化与心理的角度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本文同样依此路径，并采用经验性研究，借助问卷调查数据从个体层面讨论台湾民众对民主的主观取向。

事实上，本文的研究也是对两岸关系发展

收稿日期：2016-12-27；修订日期：2017-03-03。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台湾地区民众中国认同的影响因素与强化机制研究”（15CZZ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泓波（1988—），男，河南信阳人，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政治文化与民主观念；吴心喆（1981—），男，台湾桃园人，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讲师，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文化与两岸关系。

① [美]乔万尼·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0页。

② Held David, *Models of Democra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62-267.

中的现实问题的回应。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每每提及“民主原则”和“最大民意”，似乎她至今暧昧不清的两岸定位以及实质上损害两岸关系的种种言行是受到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支持的。然而，近期蔡英文民调不断下滑^①就已经证伪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民调数据毕竟是短时期内的民意反映，其具有易变性和波动性，未能揭示深层的大众政治文化意涵。本文则尝试从更深入的大众民主观念角度，分析台湾民众做出种种民意反馈时更深层的心理基础与价值基石。既然蔡英文把“民主原则”和“最大民意”视作政治表述的重要砝码，本文将台湾民众对民主原则与民主含义的主观取向作为分析对象，则更能从学理上回应这一问题。

一、研究背景与数据来源

作为一个之前未曾经历过民主的社会，台湾的民主发展经历了复杂的历程^②，虽取得了某些进展，却也有学者指出：相对于一些国际机构给予的高评价，台湾民众对台湾民主质量的评价却并不那么乐观^③。时至今日，在已经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以后，台湾民众对民主抱持怎样的观念？相对于仍然发挥着影响的威权时代的记忆与遗存，台湾民众对于民主价值认同程度如何？生活于一个承袭了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台湾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与解读是否表现出所谓的“亚洲价值”模式？而台湾民众关于民主本身的民意表达，对于两岸关系发展又有何意义？以上为本文将尝试回答的问题。

本文在政治文化研究路径之下以台湾民众对民主的主观取向为分析对象。在概念界定与操作化上，本文选用史天健的界定^④，将政治文化看作为某一群体设置何为恰当行为之标准的规范主体，进一步将个人的心理取向分为三层：价值为核心层、规范(Norms)为中间层、态度为第三层。价值为最核心一层，较难以从个体层面进行测量。而规范则是塑造人们对外部刺激的诠释，规定了他们在响应外部世界时所追寻的目标，并指引他们选择追求这些目标

的合适手段，为被个体所共享的社会价值体系。相对于更为内隐和固定的价值层面而言，规范层面具有一定的社会行为意涵，能够通过一定的测量工具在个体层面得以观测。而态度则为个体主观心理维度的最外一层，其更易受到现实政治实践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因而具有较大程度的易变性。

具体而言，在对民主观念的实证研究上，研究者大致将其操作为以下几个维度：民众对民主的认知与理解、对民主的评价、对民主的支持、对民主的价值认同。为了能够通过实证方法，尤其是问卷调查准确测量民众的民主观念，众多学者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与努力，建立一些结构化测量工具。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前者是指在问卷题目中直接使用“民主”一词而不加解释与界定，直接考察受访者对于民主的评价、支持或偏好等。^⑤ 间接的测量，即在问卷题目的设计中不出现“民主”一词，而是依据研究者对民主的规范性界定，细化出民主的相关维度，并依据各维度设计题目组成量表，以测量受访者对诸如民主价值等的认同程度。^⑥ 依循这种思路，本文将集中讨论台湾民众民主观念中的规范层面与态度层面。其中，规范层面以民主价值为对象，在具体的操作化与测量上使用了包含五个维度的量表；态度

① 蔡英文执政以来的民调表现一直不佳，即便亲绿机构和媒体发布的民调结果也显示蔡英文无法获得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信任、执政周年成绩“不及格”。详情可参考：“仅3成多民众信任蔡英文 媒体人：蔡已无能量推动政策”，中国台湾网，2017年6月5日，http://www.taiwan.cn/taiwan/jxsw/201706/120170605_11794347.htm。

② 孙岩：“试析台湾‘宪政改革’的起因、进程及影响”，《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02期，第48-54页。

③ Chang Yu-tzung, Chu Yun-han, Huang Min-hua, “Procedural Quality Only? Taiwanese Democracy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2, No.5, 2011, pp.598-619.

④ Shi Tianjian,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24-30.

⑤ Morlino Leonardo, Montero Jose Ramon, “Legitimacy and Democracy in Southern Europe”, in Gunther Richard, Diamandouros P. Nikiforos, Pubhe Hans-Jurgen, eds.,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31-260.

⑥ 胡佛著：《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70-71页。

层面以民主理解为对象,在具体的操作化与测量上则从规范与程序、政治权利、社会平等、治理质量四个方面进行了测量。^①

如表1所示,作为规范层面的民主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而作为态度层面的民主理解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变动性。为了能实现对此的检验,本文选用了“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在我国台湾地区开展的两个时点的调查数据,并进行比较。该项目自2001年起已经开展过四波调查,涉及东亚14个国家或地区,每波调查均依照严格的科学设计与执行,其数据结果在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与使用。^② 本文选用的两波台湾地区的调查分别开展于2010年1月至2月(第三波)、2014年6月至11月(第四波)。受限于诸多客观条件,研究者赴台收集一手数据往往具有较大的困难性。虽有研究者做此尝试,但往往是针对某一群体或世代进行的非概率抽样。^③ 与此不同,本文立意于对台湾民众的整体性分析,因而特别需要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故虽使用了二手数据,但由于所选调查项目本身的科学性与学界认可度,其足以支撑本文的分析。此外,使用我国台湾地区学术机构采集的调查数据来分析台湾民众的民主观念,其研究结论将更具客观性与说服力。^④

表1 民主观念的概念建构

主观层次	特征	本文测量
价值层面	内隐;社会层面;稳定;难以测量与实证	未涉及
规范层面	嵌入;个体-社会层面;短期稳定;可以测量与实证	民主价值取向;对民主-威权取向的认同
态度层面	外显;个体层面;变动;可以测量与实证	民主含义理解;民主的意义与特征

二、台湾民众对民主价值的认同

民众对民主相关规范与价值取向的认同度,是政治文化视角下测量政治支持与民主巩固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将其界定为个体在规

范层面对于民主价值的取向模式。胡佛^⑤根据政治系统内成员与成员、成员与权威机构间、权威机构与权威机构间三种权力关系,将民主价值测量分成三个方面来建构指标体系。就成员和成员方面来说,成员之间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力,且不因其经济社会地位而受影响。就成员与权威机构间来说,可分为人民主权、个人自由和多元社会等三个面向。人民主权指的是政府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向人民负责;个人自由则是私人权力不受国家侵犯;多元社会则是社会有自由结社的权力,不受国家干预。最后一部分则是权威机构与权威机构间,需要互相制衡,防止滥权。由这些概念发展出民主价值的测量量表,共分成五个面向:平等原则、参与原则(人民主权)、自由原则、多元原则、制衡原则。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问卷中,也依据此维度进行了问项设计,表2列出了这些维度的具体测量指标。

表2 台湾民众民主价值的测量维度与问项

平等原则:
女性不应该像男性一样参与政治。
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应该和教育程度高的人一样,在政治上享有同等的发言权。
参与原则:
政府的领导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长,他们关于国家事务的决定,人民都应该服从。
只要有一位道德高尚的领导人,我们就可以让他决定一切。
自由原则:
一种意见能否在社会上流传,应由政府决定。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会就会混乱。

① 详见表2与表4。

② 在中国知网检索“亚洲民主动态”或“Asian Barometer”所得文献共183篇(检索日期2017年2月8日),并且数量逐年增加,2013年起每年均在30篇左右;国外学界对该调查数据的应用同样较为广泛(详见其网页中“publication”栏目)。更多关于该项目的信息可见其网站:<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

③ 陈晓晓、李鹏:“台湾青年世代‘两岸观’的内涵与特点分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第71-87页。

④ 例如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台湾当局以“民主”掩盖治理能力不足及其与“民意”相悖,由于调查数据本身来自台湾地区学术机构,则可以避免对问卷设计与调查执行中“预设立场”“刻意为之”的质疑。

⑤ 胡佛著:《政治文化与政治生活》,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70-71页。

续表

多元原则:

应该只允许一个政党参与选举与领导政府。

在一个地方上,如果东一个团体,西一个团体,就会影响地方的安定与和谐。

制衡原则:

当国家面临困难时,政府为了处理这个困难的情况可以不必理会法律。

法院在审判重大案件时,应该接受当地政府的意见。

如果政府经常受到立法机构的制约,那么就很难办好大事情

数据来源:“亚洲民主动态”第三波(2010)、第四波(2014),台湾地区;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data/data-release。

为了呈现台湾民众民主价值的认同度,本文使用百分比和依附度(Attachment)来测量台湾民众对民主价值五个维度的心理取向。本文的11道题目答案越倾向民主则赋值越高:非常同意为2分、同意为1分、不同意为-1分、非常不同意为-2分,回答不知道为0分;之后按维度相加,并求取均值,作为民主价值指数^①。该指数以0分为中间切点,0分以上,分数越高者代表对于该维度越具有正面取向,0分以下,分数越低者则代表对于该维度越具有负面取向。表3中的民主价值支持率,即为得分大于0的百分比。民主价值的支持率可以反映出台湾社会中持有更强的民主

规范的人口比例,即民主规范被大众所共享的广度,然而却无法显示民众对于民主价值认同的强度。因此,我们引入了民主价值依附度,由每维度的民主价值指数构成,以0为“民主-威权”的分界点,该指数越大,则对民主价值的认同越强。

从表3来看,台湾民众对平等原则有很高的共识,且这一比例从2010年(85.24%)到2014年(87.38%)有所上涨。也即是说,接近九成的受访者具有平等取向。就参与原则而言,2014年有七成受访者具有对人民主权的认同,且这一比例自2010年以来有5.32%的提升。其次为制衡原则,其支持率在2014年超过六成,达到低度的民主共识水平。而此外,自由与多元原则均未达到六成,其中多元原则为五成左右、自由原则仅三成。纵向来看,从2010年到2014年,多元与自由的支持率均有小幅提升。由此可知,在对规范性的民主价值各维度的认同上,台湾社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平等与参与原则得到更广范围的社会大众的共享,制衡原则的支持率则超过半数,而多元与自由原则仍待加强。从变迁视角看,台湾民主的民主价值支持率较为稳定,从2010到2014年均均为正面增长,虽然自由原则的支持率仍较低,但其增长的幅度却是五类维度中最大的。

表3 台湾民众对民主价值的支持比与依附度(2010/2014年)

	民主价值的支持率(指数>0的比例)			民主价值的依附度(指数均值)		
	台湾 2014	台湾 2010	2014 减 2010	台湾 2014	台湾 2010	2014 减 2010
平等原则	87.38%	85.24%	2.14%	1.11	1.03	0.08
参与原则	70.67%	65.35%	5.32%	0.73	0.63	0.10
自由原则	36.52%	30.77%	5.75%	0.21	0.09	0.12
多元原则	52.55%	50.37%	2.18%	0.50	0.46	0.04
制衡原则	61.73%	58.44%	3.29%	0.30	0.23	0.07

数据来源:“亚洲民主动态”第三波(2010)、第四波(2014),台湾地区;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data/data-release。

^① 本文的赋值方法意在使得正数代表偏向民主、负数代表偏向威权,0代表态度居中,以符合常见的表述习惯。此外,有多种方法(如因子分析等)可以对由多个测量指标构成的量表式题组进行降维,由于本量表的各维度间的关系已有明确的理论区分,故使用均值。

从2014年的数据看,台湾民众对民主价值的依附度在五个维度中从强到弱依次为:平等原则(1.11)、参与原则(0.73)、多元原则(0.50)、制衡原则(0.30)、自由原则(0.21)。与2010年的数据比较来看,台湾民众对于这五个维度的依附度均有提升,其中提升幅度最大的为自由原则的依附度。再综合民主价值的支持率来看,我们可知:台湾民众的主观维度中,民主价值的平等和参与原则,无论在认同的广度还是幅度上,都是最强的两类;制衡原则虽然认同的广度较大,但其强度却不高;多元原则的支持率刚刚过半,而依附度则有0.50;自由原则虽然在支持率和依附度上均不高,但纵向来看,其涨幅较大。

综上,台湾民众对于民主价值的认同较为稳定,纵向来看五个维度均有小幅增长,这或许意味着随着时间的发展,民主在台湾社会将具有更为深广的大众民主信念的支持。内部来看,其维度的分布有明显差异,这也反映了民主信念本身的内在张力。

三、台湾民众对民主含义的理解

民主理解是民主观念研究的重点,也是其难点。相关领域学者也发展出了不同的测量工具:韦尔策尔(Welzel)借助第五波世界价值调查中的十个题目来测量民主的意义,分为四个维度:自由、社会、民粹、威权,并计算了一个指数来测量自由民主概念:其中将威权与民粹维度视为自由民主的负面关系,而将社会维度视为无关维度。^①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自由民主的概念在亚洲或许并未缺席,但它将比西方国家在备选的理解方式上遭到更强的竞争。谢德勒(Schedler)与萨斯菲尔德(Sarsfield)也发现:其实人们对于民主概念的理解可以是混合的,这意味着即便对于自由民主有很强的认同,但同时也可能对于与之冲突的另一种民主概念也有很强认同。^②这种现象在亚洲社会的经验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③

不少学者对于儒家社会中民主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与内在结构进行了分析,如:史天健基于

西方的社会契约传统与东方的儒家传统,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自由民主与监护(Guardianship)民主,并认为不同社会的人对民主有不同的理解,有些将民主与个人自由相关联,有些将民主与对政府权力的制度性限制相关联,还有的则将民主与照顾民众需求的家长式政府相关联。^④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的操作方法,对台湾民众民主理解进行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二分:具体而言,现有研究认为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指的是自由民主,即强调自由公平的选举、深植的法治原则;实质民主(Substantive Democracy)指的是一种共享的信念:民主不是关于程序的,而是政府的行动如何满足了人民的需求。^⑤在“亚洲民主动态”的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关于民主特征的四个题组,每一组均分别含有一个测量规范与程序、政治权利、社会平等、治理质量的问题,其中前两类归并为程序式民主理解,后两类归并为实质式民主理解。在变量操作上,每选择一项意味程序民主的,则计值为1,选择实质民主选项或其他无效选项的,则计值为0,之后将四组题目得分相加,得到一个0至4的程序式民主理解变量。

表4报告了2010年与2014年两波调查中持有不同维度民主理解的受访者比例。整体上看,除去第三组以外,其余三组中,程序式民主理解在四年间均有所提高;而各个选项的比例变化则有较大波动,本文将民众对民主的理解

① Welzel Christian, "The Asian Values Thesis Revisited: Evidence from the World Values Survey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2, No. 1, 2011, pp. 1-31.

② Andreas Schedler, Robert Sarsfield, "Democrats with Adjectives: Linking Direct and Indirect Measures of Democratic Suppor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6, No. 5, 2006, pp. 637-659.

③ Chu Yun-han, Diamond Larry, Nathan Andrew J., Shin Doh Chull,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Shi Tianjian and Lu Jie,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2010, pp. 123-130.

④ Shi Tianjian,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⑤ Huang Min-Hua, Chu Yun-han, Chang Yu-tzung, "Popular Understandings of Democracy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East Asia",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9, No. 1, 2013, pp. 141-171.

表4 台湾民众对民主的理解(2010/2014年)

单位:%

	2014	2010	2014减2010	
第一组	政府能减小贫富差距【社会】	29.43	32.50	-3.07
	人民通过公平的选举自由选出政府领导人【程序】	25.45	26.32	-0.87
	政府不会浪费公款【治理】	17.47	17.77	-0.3
	人民可以自由地对政治表达看法【权利】	24.14	19.40	4.74
	不懂题意、无法选择、不回答	3.50	4.02	-0.52
	程序式民主理解合计	49.59	45.72	3.87
	实质式民主理解合计	46.90	50.27	-3.37
第二组	立法机构可以有效监督政府【程序】	14.35	13.08	1.27
	每个人基本生活所需,包括衣食住行都得到保障【社会】	40.31	34.44	5.87
	人民可以自由组织政治团体【权利】	10.66	9.18	1.48
	政府为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治理】	30.79	38.72	-7.93
	不懂题意、无法选择、不回答	3.89	4.58	-0.69
	程序式民主理解合计	25.01	22.26	2.75
	实质式民主理解合计	71.1	73.16	-2.06
第三组	政府能有效执法维护社会秩序【治理】	35.30	31.56	3.74
	媒体可以自由批评政府【权利】	6.92	6.57	0.35
	政府能让老百姓人人有工作【社会】	39.44	40.08	-0.64
	政府由多个政党通过选举公平竞争选出【程序】	14.03	16.39	-2.36
	不懂题意、无法选择、不回答	4.31	5.40	-1.09
	程序式民主理解合计	20.95	22.96	-2.01
	实质式民主理解合计	74.74	71.64	3.1
第四组	人民可自由参与抗议和示威活动【权利】	15.60	14.64	0.96
	政治清廉而没有贪污腐败【治理】	28.00	28.63	-0.63
	如果政府侵害人民的权利,法院可以替人民主持公道【程序】	36.93	29.50	7.43
	失业人员能从政府得到救济【社会】	15.44	22.36	-6.92
	不懂题意、无法选择、不回答	4.04	4.87	-0.83
	程序式民主理解合计	52.53	44.14	8.39
	实质式民主理解合计	43.44	50.99	-7.55
四组合计	四组合计程序式民主理解得分=0 完全非程序民主	23.3	29.9	-6.6
	四组合计程序式民主理解得分=1 弱程序民主	35.3	30.7	4.6
	四组合计程序式民主理解得分=2 半程序半实质民主	20.7	21.4	-0.7
	四组合计程序式民主理解得分=3 强程序民主	11.6	10.6	1
	四组合计程序式民主理解得分=4 完全程序民主	9.2	7.5	1.7

数据来源:“亚洲民主动态”第三波(2010)、第四波(2014),台湾地区;<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data/data-release>。

归为个人心理层次的最外一层,其波动性质亦符合该理论定位。

此外,我们将程序式民主理解变量的得分从0到4依次命名为完全非程序民主、弱程序

民主、半程序民主、强程序民主、完全程序民主,2014年的数据中其比例依次为:23.3%、35.3%、20.7%、11.6%、9.2%。其中强程序民主和完全程序民主理解的比例仅有两成。这意味着从民

主理解来看,强调政治权利和规范与程序的民主理解在台湾民众中并不具有广泛的基础。但从2010到2014年的变化来看,程序式民主理解的比例有小幅增加,而实质性民主理解的比例相应降低。

四、台湾民众民主观念的类型建构

上述讨论从民主价值的认同和民主意义的理解两个角度分析了台湾民众民主观念的现状与变迁。其中,前者是一种间接测量模式,通过其价值内涵的不同维度来反映的是受访者对于相关民主价值与规范的认同度。也就是说,即便是一个宣称对“民主”这一术语毫不了解的人,仍旧有可能通过该量表的测量来评价其民主价值。因此,我们认为民主价值反映的是内化的、潜在的民主支持性心理基础,而未必与“民主”这一术语或政治实践中的民主程序、制度与政权有认知上的关联。不同的是,民主理解的测量中,虽然各组选项中并未使用“民主”一词,但其提问的导语为:“谈到民主,很多事情都是人民想要的,但不一定都是民主的必要特征。以下每一题都会列出四种可能特征,如果每题只能选一个,您认为哪个最符合您心目中民主最必要的特征?”其中不仅提及“民主”二字,且十分强调选项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也即是说,这样一种测量在问项设计上是间接的,但整个测量工具却是一种直接测量。本文认为,台湾民众对民主理解题组的回应,其实是在访谈场景中,依据测量工具给出的刺激来做出的临时响应,相对于间接测量的民主价值而言,其具有更强的变动性与外显性,意味的是一种对于民主的浅层次外在态度。也正因此,本文在理论与概念定位中将其归于个人心理层次最外围的态度层次。

综上,本文讨论民主观念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内化的、潜在的维度,一个是外显的、表面的维度。这为我们分析台湾民众民主观念中的内层与外层的对接、潜在与表象的张力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已有诸多学者采用这种方式对政

治观念进行过类型学分析:著名的英格尔哈特-韦尔策尔世界文化地图(the Inglehart-Welzel Cultural Map of the World)就是基于生存价值与自我表达价值、传统价值和世俗理性价值两个维度构建的。^①张佑宗从纵向制衡与横向制衡两个角度对民众的政治倾向进行类型分析,将民粹式民主倾向从政治态度中区分出来。^②朱云汉和黄旻华从民主支持和自由民主价值两个维度建构了2乘2的类型划分:批判型民主、一致型民主、非民主、表面型民主。^③

本文将采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民主观念的类型建构:维度一为民主价值认同,由表3中民主价值取向的五个原则之均值构成,将0作为切割点,其中正值则为“自由民主价值”,0与负值则为“非自由民主价值”;维度二为民主含义理解,使用表4中题组得分之和构成,将2作为切割点,其中值4、3则为“程序式民主理解”,值2及以下则为“实质式民主理解”。由此,我们建构了表5中的四种民主观念类型,依次为:程序型民主观念,指的是此类个体内在的民主价值上须具备对于自由民主价值的信念,且在外显的民主理解也是程序式的,其比例分布不足两成(2010年为16.20%;2014年为19.02%),但有增长的趋势。表面型民主观念,意为此类个体在内在民主价值取向上并不具有明显的自由民主价值,而在外在的民主理解上却具有明显的程序式特质。但由于外在的民主理解往往植根于内在的民主价值,因而无论是逻辑上、还是经验数据中(2010年为1.85%;2014年,无),此类比例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质型民主观念,指的是此类个体在内在民主价值上具有显著的自由民主特质,但在民主理解上却是实质型的,也即是说虽然这一群体在内在规范上共享了一

① [美]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严挺译:《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1-103页。最新的世界文化地图可参见世界价值观念调查主页:<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CContents.jsp>。

② 张佑宗:“搜寻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群众基础”,《台湾社会研究》,2009年第75期,第85-113页。

③ Chu Yun-han, Huang Min-hua, “Solving An Asian Puzzl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1, No.4, 2010, pp.114-122.

套自由民主的价值体系,但其并未能将这种内在规范与外在态度链接起来,在经验上反驳了将自由民主的信念与实质民主的需求对立起来的误区。这一类型的比例分布也是最高的,在两波调查中都接近七成(2010年,66.97%;2014年,67.99%)。最后是非民主观念,这一类人无论是在民主价值还是民主理解上,都不具备自由民主和程序性特质,其比例为一成左右(2010年,14.98%;2014年,12.99%)。

表5 台湾民众民主观念的类型(2010/2014年)

		民主价值	
		自由民主价值	非自由民主价值
民主理解	程序式民主理解	程序型民主观念 2010: 16.20% n=258 2014: 19.02% n=315	表面型民主观念 2010: 1.85% n=30 2014: 0% n=0
		实质型民主观念 2010: 66.97% n=1068 2014: 67.99% n=1127	非民主观念 2010: 14.98% n=239 2014: 12.99% n=215
	实质式民主理解		

数据来源:“亚洲民主动态”第三波(2010)、第四波(2014),台湾地区;<http://www.eastasiabarometer.org/data/data-release>。

综上,我们发现,程序型民主观念的持有者在台湾社会分布并不多,仅有不到两成,然而实质型民主观念者却有将近七成之多。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从台湾地区的两波问卷调查反映出的“最大民意”来看“民主原则”的话就会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对于包含平等、自由、参与、多元、制衡在内的自由民主价值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也即是说“民主原则”本身在台湾是一个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概念。然而,即便是信仰自由民主原则的台湾民众,亦有近七成更期待的是民主所带来的治理结果与社会平等,而非政治权利与程序正义。表5清晰地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信奉民主原则并不必然地拒绝能带来实质治理品质的民主制度,如果以所谓“民主原则”和“最大民意”来掩盖治理能力的不足,甚至以民意之名,行损害民众利益之实,则注定无法被台湾社会的绝对多数所接受。

五、讨论与小结

回顾本文的分析,可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台湾民众在民主-威权的价值取向的认同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小幅度的增长,但其各维度之间的分布比例、认同的广度(支持率)与强度(依附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以平等原则、参与原则、制衡原则得到较强的认同,而自由和多元原则则仍未到达明显的正向标准(60%);若以民主价值认同的强度论,则自由原则、制衡原则目前处于相对较低位置,不过其2010至2014年间的增幅却相对较大。这表明,虽然在民主价值认同上,台湾民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但无论其现有的民众主观层面的民主价值存量,还是其稳中有升的发展趋势,都可以使我们相信大多数台湾民众已经在“民主-威权”的价值光谱上偏向前者。

从民主理解来看,程序式的民主理解仍未占优势,2014年的调查中,具备强程序民主理解或完全程序民主理解的比例合计20.8%。这意味着在台湾民众的民主理解中,程序式民主包含的政治权利、规范与程序,相对于社会平等和治理绩效,并不具备认知优势和群众基础。但2010到2014年的变化趋势或许会为这一现状带来改变:总体来看,四年间程序式民主理解的比例有小幅增加,而实质性民主理解的比例相应降低。虽然有研究者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在学理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①,但在经验层面与个体主观上,后者却能与前者共存,甚至更具吸引力。有研究已经发现,即便两岸经历了不同的社会政治发展,但两岸民众对于民主理解还是表现出相似的模式。^②由此可以推断,台湾民众在民主理解中对治理品质和社会平等的强调,是两岸民众基于同样的历

① 熊光清:“自由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比较分析”,《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8期,第1-10页。

② 吴心喆、余泓波:“民主支持与民主理解:两岸民众主观比较与两岸关系展望”,第四届政治文化、心理与行为研究工作坊,南京大学,2016年7月7-9日。

史文化传统所共享的民主观念的重要共识之一,也是中国式治理民主可以彰显其制度优势的着力点。

当我们把民主价值与民主理解作为两个维度,构建出程序型民主观念、表面型民主观念、实质型民主观念、非民主观念四个类型以后,则可发现:具备内在与外显均优先自由民主的程序型民主观念者较少,2014年时接近两成。实质型民主观念的持有者分布最多,有接近七成。非民主观念在台湾社会仍有一定规模,这一成人口无论在价值取向上,还是理解方式上,都不具备自由民主的意涵。

从“民主原则”和“最大民意”出发,本文借

助两波调查数据发现台湾社会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张力^①: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近七成的台湾民众既抱持了对民主价值的信念,同时也十分强调民主本身能带来的实质性治理成果。当民主遭遇民意以后,如何真正倾听民众需求,使得政治系统能够与民众的政治支持相匹配,才是台湾当局应该思考的地方。而一意孤行地以“民主”与“民意”为面具进行实质上损害台湾人民利益与两岸关系发展的行为,不仅会在民调数据上走下坡,也无法契合台湾社会真正的民主诉求。

编辑 邓文科

When Democracy Meets Public Opinion: People's Democratic Value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Conceptions of Democratic Value and Understanding

YU Hongbo¹ WU Hsinche¹

(1.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sian Barometer Survey conducting in Taiwan in 2010 and 2014,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the public recognition of democratic value in Taiwan presents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nal dimension, the overall value is stable. Regar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there is no obvious public support of procedural democracy over substantive democracy in Taiwan. Although almost 70% Taiwanese demonstrate their attachment to democratic values, they emphasiz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and social equality when mentioning democratic understanding.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belief of democratic value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rejection of substantive democracy in Taiwan. Therefore, leaders in Taiwan could lose major public support if they do damage to public interest or evade inadequate governance capacity with the disguise of the so-called “democratic principle” and “the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opinion of democracy; democratic value;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political culture in Taiwan

^① 王为:“台湾社会政治文化结构变迁及其冲突性特征”,《太平洋学报》,2012年第2期,第13-20页。